

乾隆游江南

第四十二回 摇仁圣主怒斩奸官 文武举同沾重恩

仁圣天子与流芳直饮至夜深，方才分别。回去连升客寓，歇宿一宵，晚景不提。这日清晨，流芳梳洗已毕，急忙亲到连升客寓回拜，并约齐同往陈景升家。仁圣天子应允，又令日青与流芳相见，各叙姓名。然后三人一同用了早膳，随即吩咐馆人照应。三人同过陈家庄而来。景升迎入，叙礼坐下，各通姓名。流芳起身说道：“弟因张禄成催银太紧，无计可施。幸遇高老爷慈悲拯救，愿借花银五十万与弟还他，故特来与兄商量，欲在兄处再借银一万五千，清还息项，未知兄意允否？”景升道：“现在，弟处银两未便，如之奈何？”仁圣天子道：“陈景升不借，真是无乡亲之情。”景升道：“吾非不借，奈无现银耳。既然高老爷五十万亦能借得与他，何争此些许小费不借贷与他，成全其美？流芳兄感恩更厚了。”仁圣天子闻言，心中大怒，说道：“陈景升真小人也！你既不愿借银，可认我为表亲。待我到公堂说起情由，推迟三两日；待等银到，还他债主就是。”景升对道：“这个做得。”仁圣天子即叫流芳快把家属、细软搬到陈家，暂时躲避，免致受官差扰累恐吓。流芳闻言，急跑回家，对母亲妻妹说明缘故。然后收拾细软等物，一同搬去陈家。仅留家丁仆妇看守门户。仁圣天子见诸事停当，随即对流芳说道：“待高某先往金华府探听消息，看其事体如何，

再来商议。二位仁兄，暂在此处候我。顷刻便可回来。”说完，乘轿向府署而去。

适值知府坐堂，仁圣天子连忙下轿迎将上去，将两手一拱道：“父台在上，晚生参见了！”知府抬头，见他仪表不俗，礼貌从容，不敢怠慢，即答道：“贤生请坐。高姓大名，有何贵干？”仁圣见问，离座对道：“某乃刘中堂门下帮办军机高天赐也。兹因李流芳所欠张禄成之项，闻说揭约单据存在父台处，未知是否？特自亲来，欲借一观。”知府道：“贤生看他做甚？”仁圣天子道：“父台有所不知，因他无力偿还，高某情愿将五十万本利清还与他禄成收清，故来取回揭单。”那知府听了此言，暗自思想，高天赐系何等样人，敢夸如此大口，又肯平白代李家还此巨款？看他一味唐突，决非实事。待我与他看了，然后问他银两在何处汇交，即知虚实。这是知府心中着实不信，故有此猜测，并未当面言明。因而顺口说道：“高兄既系仗义疏财，待弟与你一看。”就即回头，叫书办快将张禄成案卷内揭单取来。书办即时检出，呈上府尊。知府复递与仁圣天子。接转一看，见揭约上盖着盐运使印信，写着：

江南、浙江两省盐关，系总商执照，立明揭约：李慕义，系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氏。缘乾隆二年，在金华充办通省洋商，缺少资本，国课未完。兹因复承盐商，不敷费用，自行揭到本府富绅张禄成花银五十万两。言明每百两加息三钱算，订用三周为期，至期清算本利。毋得多言推诿，爽信失期，至负千金重诺。此系两家允肯，当面订明，并呈金华府尊，加盖印信为证。又系知己相信，并非

凭中荐引。恐口无凭，故特将盐运司发出红照，写立揭约，交张禄成手执存据。一实李慕义亲自揭到张禄成花银五十万两。

乾隆摇摇年摇摇月摇摇日李慕义约笔

仁圣天子将揭单从头至尾看完。知府正欲问他银两在于何处汇交归款，忽见他将单据揣入怀中，说道：“父台在上，高某现因银两未便，待回京汇足到来，然后归还就是。”知府闻言大怒道：“胡说！你今既无银两，何以擅来取单？分明欲混骗本府是真。”回头呼唤差役：“快些上前，与我绑了这个棍徒，切莫被他逃走去了！”仁圣天子闻言，十分气怒，连忙赶前一步，将金华知府一手拿住道：“贵府是真要拿高某么？”我不过欲缓数天，待银一到，即行归款，何用动怒生气？你今若肯允我所请，万事干休；如有半字支吾，我先取了你的命也！”当时知府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。况又被他拿住，又不能顶硬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该死棍徒，胆敢将本府难为吗？我若传集兵勇到来，把你捉住，凌迟处死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仁圣天子斯时听闻此言，心中暗吃一惊，诚恐他调齐兵勇来围，寡不敌众，反为不美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急向腰间拔出宝刀一口，照定知府身上一刀，即刻分为两段。各差役见将本官杀死，发声大喊，一齐上前，却被仁圣天子横冲直撞，打得各人东逃西走，自顾性命。那时仁圣天子急忙走回陈家庄，说与景升知道：“因某杀了知府，现在起齐官兵追赶前来。我们须要趁势上前迎敌，大杀官兵一阵，使他不敢来追，然后慢慢逃走，又可免家人受累。你道如何？”流芳应道：“事不宜迟，立刻就要起行。”于是仁圣天子与日青结束停当，先行迎战。行不上

二里，却遇官兵追来，急忙接住厮杀。原来各练兵起初闻说，有一凶徒闯入府堂，杀死本官，打伤差役，令各兵追捉凶手。众兵以为，一个强徒容易捕捉，乃不曾预备打仗，因此吃了大亏，倒被日青与仁圣天子二人刀剑加交，上前乱杀。又有陈景升、流芳从后冲来，首尾夹攻，把官兵杀得大败，四散逃奔，各保性命。仁圣天子四人亦不追赶，望北而行。行了五十里路，仁圣天子即与景升、流芳二人作别。陈景升听说，心中苦切，不舍分手，道：“高老爷与我等一同到京。”仁圣天子道：“高某有王命在身，要到浙江办事，不能陪行。总系你等急往北京赴科会试，若得金榜题名，便有出头之日。各宜珍重自爱，毋惰志气。余有厚望焉。就此分别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，与日青回身，往后行走，放下不提。

且说陈景升、流芳，仍属依依不舍，回望二人远去，方才向北前行。餐风宿雨，夜住晓行。不止一日，行抵天津地界。是日入店投宿，偶然遇见司马瑞龙，亦系入京会试，到此投宿，正是不期而遇，三人同寓一房。酒保送上晚膳，三人用毕，促膝而谈，叙些往事。流芳与瑞龙系属郎舅至亲，尽吐心腹之事。遂将父亲先时揭借张禄成花银五十万两，已经数年，追讨再三，无可推却，自头至尾，尽情述过。瑞龙闻知，亦觉担忧。迨后说道：“高天赐仗义疏财，代还欠款，又亲自到府衙面见知府，假说现下代李慕义清还银两，求父台将李慕义的揭约要求一观。乃骗得单据，即收入怀中。即对知府说道：‘该项俟京中汇到，即便交回。’府尊不允，要立刻偿还清楚，不然就便将人留下。因此激怒高老爷无名火起，将知府一刀杀了，却被官兵追逐。我们只得合

力同心，杀散各兵，然后逃走来京。所以不能多带盘费，现在将已用尽，如之奈何？”瑞龙道：“不妨！弟处尚有余资可用。待到京都会馆再作商量。”二人谈至深夜方寝。这日清晨，用了早膳，算还店钱，一起同行。赶到皇城内城，三人赶入广东会馆居住不提。

且说陈宏谋、刘墉，同理军机，权摄国政。是日早朝，两班文武齐集。礼、兵二部奏道：“今值会试大典，理宜开科取士。现在文武举子均已集于京城，而且场期已近，循例具奏，恭请大人钧命，派放试差并内外帘各官。”陈宏谋闻奏，即对众文武道：“老夫年老，兼耳目之重听，实难应此重任。况自圣驾下幸江南，已经数载，未见回朝。老夫与刘相爷同受密旨，着在军机处参赞国政。吾等朝乾夕惕，犹恐弗克此任，有负重托，唯愿圣驾早日回朝，以安吾二人之心，而慰天下臣民之望，老夫幸甚！今抡才大典，本系出自皇恩，不能延缓，莫若着礼、兵二部，先行牌示各省文武举子齐集，静候场期。待老夫等权代主试会考，再候仁圣天子回朝殿试。众卿以为如何？”诸大夫皆道：“应依此议施行。”陈、刘二相见无异议，即着礼、兵二部回衙，立刻悬牌晓谕。各文武退班散朝。礼、兵二部牌示云：

礼部尚书、管理太常寺事务、会典馆正总裁世，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、武英殿正总裁赵，晓谕各省文武举子事，兹奉到内阁大臣行知，现届会试之年，开科取士，乃皇上恩典。多士正值科期，咨文到部，为此示仰各省文武举人知悉。自示之后，务宜齐集静候场期，点名入试，以便遴选真才，照额取中。至揭晓日，恭呈御鉴。再候旨下，召见殿

试，拔选鸿才，为他年朝廷柱石。各宜肃静观光，以敦士行而重帘隅。倘有不法棍徒滋生事端，着三法司严行究治不贷。各宜凛遵毋违。特示。

乾隆摇摇年摇摇月摇摇日示

这牌示一出，各省文武举子看见，心中甚是不安。况且万岁又未还朝，不知何时始能考试。因此三五成群，私相议论，放下慢提。

再言司马瑞龙，自从入京寄寓广东会馆以来，又值景升、流芳染病，无钱调理。瑞龙因此二人系逃难来京，所以盘费短少，迫得将自己带来银两与他们使用。因此床头金尽，借贷无门，十分烦闷。一日与王监生坐谈，偶然问及：“北京城内，有多少富户，何人最富？兄在京都日久，想必知其详细了。”王监生道：“计起京中富户，约有百余家之多。唯忠亲王府广有金银珠宝，堆积如山，算为北京通省第一富贵，即王宫内苑，亦无此珠宝玩器也。”瑞龙闻言，心中大喜，暗自忖度：“现在银钱用完，景升、流芳病体未痊，又无银钱医治，如何是好？既然王府有许多金银，不如今夜三更时候，暗入王府盗取金珠，以充费用，岂不甚善？”这是瑞龙意中之言，并未明白说出。于是俟至更深夜静，由瓦面潜至忠亲王府，躲入暗处，伺候人静，方好下手。不料王府官众多，分头巡缉，檄夜巡行。瑞龙数次不能下手，迫得转过东边而去。偶见内侍手持提灯，写着“金宝库巡查”；又见内侍守官四员出来巡夜。瑞龙忙闪过一边，暗思：此处必定就是收藏金宝库。不如即在此处撬开库门，盗些金宝回去。以救目下之急，再作道理。于是闪躲黑处，俟内侍将近来到身边，突然撞出，把内侍杀死。宫

官一见，忙呼有贼。瑞龙赶紧上前，一刀一个，将宫官杀个干净。回身走入库房，暗中摸索，随手拾得金珠宝贝，放在身中，急忙跳在瓦面。走回馆中，将赃物藏埋床底，不敢泄漏风声。连景升、流芳也不知其事。且说王府内，原有定规，各处地方派定官员看守巡查。因此各守地段，不能远行，以至金宝库宫官被杀情形，竟然并无一人得知。直至明朝，内侍各宫方才知觉。一见杀死许多尸骸，均吓了一大惊，即查点明白，被盗各物，开列失单，禀报王爷说道：“昨晚四更时分，却被贼人走入金库内，杀死宫官五员，盗出金银珠宝。因系夜深时候，各归守管之所，又不听喊叫，故未曾觉察救获。及至今晨方知被盗了。乞求王爷开恩，恕卑职等失察之罪，卑职等就沾恩不浅了。谨将开列清单呈上，兹查明所失各物，计有黄金二十枚，计重二百两；金锭十锭，共重五十两，大珍珠十串。所失各物，均经查点明白，并无遗失别的宝贝。现在失盗之物，估计约共值价银数千余两。谨此禀明，恳求王爷定夺。”那忠亲王闻言，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我王府内官兵不少，巡察极谨，尚有贼人敢来行窃，真正本事非常。”随即命宫监在各衙门报案，着令立即缉访贼匪，务获究办，并暗查赃物。宫监领命，分头而散不表。且说司马瑞龙，自从在王府盗得金珠，走回会馆，将赃物埋在床底。过了几天，不见缉捕动静，又因紧银使用，只得拿些金锭，前往金铺兑换。适值金店东主朱光凉看见，心内狐疑，即问道：“客官高姓大名，尊府何处？”瑞龙即将姓名住址说毕，并道：“弟因到兵部会试，目下需用，故将金锭找换耳。”光凉闻言，即答道：“待弟看明金色高低，再定价值就是。”原来朱光凉常在亲王府走

动，因此认得这些金锭，确是王府中物，况已知道王府被盜，连忙吩咐伙伴将瑞龙抓住，连赃物解往王府领功。各伴闻言，急忙把瑞龙围住，正欲捉他。瑞龙见风色不好，知事已泄，忙起身子，放开手脚，将金铺伙伴打散。回身一脚踢去，正中光凉下阴，登时倒地毙命。瑞龙见踢死光凉，心中大惊，急急逃回会馆。斯时金铺各伴见打死东家，众人受伤，凶手逃去，即时齐集商议，稟官请验，捉凶以伸枉屈，而慰冤魂。兵马司听报大惊，急忙摆道出衙，到金铺相验，填写尸格，讯问口供已毕。随即带了赃物，亲往忠亲王府，稟明千岁，并将赃物呈上，请令发兵缉贼。王爷闻稟，即传令箭，着侍卫带兵按址捉拿司马瑞龙回来定罪。侍卫领命，立刻点起王府亲兵，赶到广东会馆。四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然后入内说明，奉王府令箭前来捉匪。各人闻言，吃惊不小，又不知为甚事情，不敢上前挡住，只得任由官兵把瑞龙捉去，俟查明所犯何罪，再行联名设法保释，方为上策。斯时广东会馆各武举虽则如此说话，见拿了瑞龙，各人心中仍属带怒三分。正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如何不气？于是沸沸扬扬，议论不一，你言如此，我说这般，一味喧哗嘈杂耳。及至流芳、景升细细打听明白，方知其事。二人回来，即将瑞龙盜窃王府金珠，因拿金锭出去兑换，致被金店东主朱光凉认明，此系王府物件，如何落在民间，其中必有缘故，莫非被贼盜窃出来？越看越真，因此欲算计瑞龙去王府领赏，却被瑞龙醒觉，登时怒气冲冠，接手打伤各伴，踢死朱光凉，瑞龙吃了一惊，连忙分开各人，逃走脱身，飞跑回来。是时金店各伴见捉凶手不住，无可为据，幸有金锭放下为凭，迫得将赃物呈上兵马司李文清，求请相验尸身，那兵

马司李文清见禀大惊，即行唤役伺候，摆道出衙，到金铺勘验已毕，随即带了赃物，亲到王府详禀王爷，请令捉贼；因此王爷命侍卫立刻来捉了那瑞龙回去，先行讯问有无同党，抑或自己一人行窃各情由，对众人说知。各乡亲方明白道：“我等是赳赳之徒，胸无经济之才，惜无善法奇谋保救瑞龙出来，似此情形，如之奈何？若果有其事，则同省同年，亦觉出丑。”流芳又道：“后复追询余赃放在何处，幸得瑞龙口供尚好，声声说道：‘这些金锭，系昨日在城外撞见不识名姓之人所买。武举因见价值甚贱，一时立了贪字念头，故此误买贼赃耳。这是实情，并无虚语。若说盗窃二字，举人并不知情，如果系举人偷盗得来，断不敢在城内变卖。况武举身受国恩，岂有不知自爱而为名教罪人乎？宪台明察秋毫，难逃洞鉴！’”等语。”各人闻了此言，反忧为喜，皆说如此口供，又觉易于出力保救。流芳道：“他系小弟至亲，今在缙继之中。既非其罪，眼见蒙冤不白，还祈乡里亲情，设法保释出来。非独弟一人戴德，舍亲处亦感恩不浅矣。”于是各人低头想计。景升说道：“莫若我等先行联名求王爷开恩，释放瑞龙，或者允准，亦未可知。倘然不允，再作道理。况今年系值会试年期，会馆中各武举，每日在校场马路上跑马射箭，操演技艺，待忠亲王出街经临此地，我等就可趁此求情。如果他真不允请，便是拂了众人之心。然后约齐同年，齐心反乱科场，不肯入兵部会试。那时闹得朝廷知道，再与他面圣，明白回奏，看孰是孰非，方为万全之计也。列位意见如何？”各人皆道：“此计甚妙，本应依议而行，乃能救援也。”流芳闻言，眉头略展，即请陈景升代写呈词，联名保领。不料王爷接了呈词，从头看过，见系联名

保状，犹恐系恃众挟制，故此冷笑一声，竟然不准。众举人见此情形，心中大怒，即刻知会众人，联名到兵部大堂具呈禀明：“广东全省新旧武举等，均不愿赴科会试，恳请大人将咨文送考名字，一概注销，感恩不浅！”兵部大堂阅禀，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你等因甚事情，到此半途而废？况虎榜标名，一则光宗耀祖，二则荫子封妻，荣华富贵，岂非人生快乐之事乎！因何你等竟不思到后来而犯国法，殊不可解。倘若你等被人欺压，或被人诬陷，抑有什么不白之冤，不妨直呈上来，自然与你们排解息事。你等仍可照旧赴科，不必注销名字，岂非两全其美，又可免了违旨罪名。你等可急急照直禀来，无貽后悔。”众武举见大人如此恩典护卫，于是将瑞龙自拿金锭出去找换起，至被忠亲王府侍卫捉获，诬控为盗各项情由，尽行诉上。兵部堂官阅禀，方才明白，随即说道：“原来贤生等却因瑞龙被王府冤枉候斩，不肯释放。瑞龙又系同乡，亦是缙绅中人，理宜存些体面。大约贤生等因联名保放，见王爷并无怜悯体恤之情，所以你等心灰志惰，不欲求名，若果为此件事，待老夫亲到千岁府上，当面求放瑞龙。若蒙谕允释放，万事罢休。倘仍执迷不悟，倚恃亲王势力，任性妄为，老夫明早上朝，然后率同贵省会试武举人具奏，参他恃势横行，诬绅作盗，看千岁如何辩驳？料想王府断不敢将瑞龙难为也。贤生等趁此同回会馆，勤习弓马技艺，安心静候场期，以图上进，荣耀家门，切不可滋生事端。老夫亦有厚望焉。”各举人见大人如此说来，乃是十分辅助，即时一齐上前，连称：“老师大人如此栽培治门生等，而且叮咛训诲，复又吩咐再三，不啻金石良言。治门生等敢不依遵台命？以书诸绅，则日夕奉作南针，俾得遵循

有自，何幸如之！”话完，即时一同跪将下去，叩谢鸿恩，又告辞回广东会馆不表。且讲兵部尚书赵崇恩，吩咐内班传令，着值日官伺候出衙，拜会忠亲王千岁。值日领命，传集各役，摆道前往王府而来。不一时，已到府前，即将拜帖传入。那千岁见帖，传令开门请会。赵兵部闻请，急忙下轿，步入中堂，一见千岁亲来迎接，即时上前下礼请安。忠亲王将赵兵部扶住，二人重复施礼，分宾主坐下，献上香茶，二人茶罢。赵兵部离座拱手禀道：“擅闯王府，多多有罪，伏祈见宥，幸甚幸甚！”忠亲王道：“好说了。彼此均是朝廷臣子，何必如此谦言。且请坐下，有事慢慢细谈，无用拘拘矣。”赵兵部说道：“谨遵台命。”于是将手一拱，回身坐下，开言说道：“小弟日前闻知贵府被窃之案，误将武举司马瑞龙捉获，诬指为盗，未知是否？缘昨天广东全省入京会试文武举人，均皆签押名字，到弟衙门呈控诉冤，据禀千岁藉势欺凌，诬绅为盗，屡求勿恤，枉屈难伸等情到部。弟看阅再三，未知孰是。复查阅该犯口供，始知因误买贼赃，致被诬控等语，确近情理。因此安慰了各举子一番，着他们不必生事。故亲来拜会千岁，欲求千岁看弟薄面，将瑞龙释放，以全缙绅名节，不致玷辱斯文，致受万民议论。可否合理，仰祈钧鉴，统候尊裁。如蒙允准，非特本省文武绅士感领殊恩，在小弟亦受赐良多矣。”忠亲王听了这些言语，无可回答，只得暗自忖度：瑞龙身为武举，或者委系误买贼赃亦未可知，不如趁此顺水推船，做个人情，将他释放，则他们亦领我殊恩，岂非好事！”于是对赵兵部道：“起初某误听人言，未暇详察，以至将他错拿，又累贵部费心。今日既然前来说情，孤就依大人所请，将他释放便了。”话完，即

便传侍卫，提瑞龙出来当堂释放。赵兵部见了瑞龙，欢喜无限，随吩咐瑞龙上前，叩谢王爷恩典，着他：“即刻回去会馆，以慰各乡里挂望之心。然后好好勤习弓马刀石，静候场期，以图上进而伸今日之气。切勿懒散闲游，致负所学。更不可惹是招非，有伤名教。乃余之切嘱，兼有厚望焉。”瑞龙道：“学生谨遵大人明训。日后倘有寸进，皆赖大人栽培之力，定思图报大人活命深恩。”说完，连忙拜辞回去。赵兵部随后告辞千岁回衙不提。回文且讲会馆中各武举，谈聚间正在思念瑞龙困在狱中，不知赵大人可能求准王爷释放否？是时尚未讲完，忽见瑞龙回来，众人一见大喜，齐声说道：“今日全仗赵大人怜悯，我等故此出头保救，不然未知何日方能得出？真正不幸中还算有幸也。”瑞龙道：“须仗大人鼎力，还赖列位兄台齐心，故能转祸为福。若非如此，则弟之贱躯，不知落在何处矣。真是恩同再造，德戴二天，感激之忱，莫能言状。唯有日夕预祝，公侯万代，以报答厚恩而已。”是时会馆众人皆道：“彼此总要守望相助，言行相顾，始无负梓里亲情。况这些许小事，瑞龙兄何用挂怀，从今切勿多言提及也。”于是备下酒筵，与瑞龙起彩，袪除不祥。众人欢呼畅饮，直至更阑方才散席，各各回房安寝。一宵晚景休提。

且说新科解元宋成恩，系东莞县人氏，因场期已近，遂约齐新旧武举，各带弓箭同往教场，在本省马路上轮流跑马射箭，预备临场有准。每日清晨，均是如此练习，业已跑了数天，并无别人争论。原来京城教场，连广东共有四条马路，因初时皇上发帑筑建马路，分派十八省应用。各均四省一路，或五省一路。是时广东各绅士见路少人多，不如自建

一条，更为舒畅便捷。因此奏准朝廷，自行捐资筑道，拨归广东一省跑马，别省不得争用，故有此路。宋成恩等率同众人，日日在此跑马，突遇山东武解元单汝槐约同各武举跑马练习。缘山东派在西边马路。广东省马路却在南边，与山东马路贴近相连。那单汝槐等见本省马路人多，拥挤不开，却南边马路从容自在，并无拥塞。单汝槐等以为均系朝廷地方，无分畛域，我等既欲跑马射箭，不如向静处为佳，是以过南边马路而来。到得官厅门头，方欲进去，忽见有人阻住问道：“何处来的？”众人答道：“我系山东武举到来跑马。”把门道：“这是广东马路。你们是山东武举，应到西边方合。”单汝槐等闻言，登即大怒，说道：“均系皇上地方，何得据为己有？况兼更系同来会试，那有分开省路之理。我等因见此地方人疏，故特地来到此处练习而已，你等敢明白欺我，不容进去么？”于是你一言我一语，喧哗嘈吵，大闹不休。是时宋成恩正在跑马，忽闻人声鼎沸，不知因何事故，随即率同各人前来一看，方知山东各举子欲争马路，心中气忿，在此辱骂。宋成恩等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此系广东马路，各省周知。他是何人，敢恃强到此争论？待我们与他理论。”忙步上前喝道：“你们敢争此马路，有基本事，尽管上来！”山东各举子大怒道：“你系何人，快把狗名报上，待我来取你狗命！这是皇家地方，又非你私家之业，敢如此恃霸横行？”你言我语，两相争斗起来。各武举一齐上前，把山东众举子围住相斗。宋成恩数人思欲设计打败山东举子，不知如何用计，可能胜得单汝槐等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安福战败飞龙阁 赵虎收伏金鳌熊

且说宋成恩等见众人齐集，攻打山东各举子。成恩忙率同各人，回到厅上商议定计：首先败了单汝槐，使他们不敢正视我们，方无后患。各人均道：“甚是。如此用什么良计，方可胜他？”宋成恩道：“在弟鄙见，意欲约定各人诈败，诱他们追赶，引至善峰山边。我等率领人马埋伏此处，俟他们来到，我等即刻出来接应，两头夹攻。你道如何？”众人皆道：“此计大妙，可速速依计而行。”着即暗报各人知道。宋成恩立即着人分头办事不提。且说山东各举子初时不过与广东诸人碎打，到后来一见敌人众多，恐难取胜，即时齐拥前来，将广东举子围住相斗。忽见广东各武举纷纷冲围逃走，单汝槐等一见，以为敌人力怯，所以逃奔。传知各人：速速追赶上前，将他们捉获一人回去，方得他们心服，不敢相欺我等也。于是一齐赶上前去，看看赶了七八里远近，将到善峰山前，忽见宋成恩等横冲直撞，远近将汝槐等站住，而诈败之举子，回身而战，两头夹攻。是时单汝槐等首尾不能顾，竟被广东举子战胜。单汝槐心中一惊，不能招架，急忙落荒而逃。众武举亦不来追赶，一齐收队回会馆商议不提。再说山东单汝槐与众举人被追赶，方敢住步。即时查点各人，幸喜尚无伤损，急急走回会馆，商议报仇。单汝槐道：“今日被他们预先算计，埋伏善峰山，引诱我等追

赶，未及细察，致将我们众人杀败也。现在决难甘心。况各处马路，俱系朝廷地方，那有限制派定各省之理？而广东一省反派一条马路，不过广东宋成恩、白安福等恃强谋占耳。不如待我亲到广东会馆与他们说理，要回此路。倘若不肯，就约他到飞龙阁见个高下。若系他们战胜，我等将马路让与他，如系被我们战胜，其马路归山东所用，与他无涉。弟之鄙见若此，未知列位有甚良谋妙策，可能折服广东等众人否？”众举子闻单汝槐所言，齐声说道：“单兄所谋，甚合道理。所谓先礼后兵，德力两全之善法也。宜急传知众人，依此行事，务要将他们打败，方能得还此路。”汝槐见众人依允，依计而行。自己即时装束妥当，复对各同年人众等说道：“现在弟想一人独往，又恐孤立无援，欲求数位有胆识者、有谋勇者同去，方为上策，庶不至误为失算。列位尊意如何？”各举子答道：“甚是！”连忙议定：某人有急才，应答快捷，某人有勇略智谋，均可同去。于是叫齐各人，装束定妥，连单汝槐共有七人，即刻赶到广东会馆，请宋成恩并各武举人等相会议事。宋成恩等闻报，见他以礼来拜，只得约齐各人接见，迎入馆中，分宾主坐下，送上香茶。茶罢，汝槐开言问道：“弟等因敝省马路派在西边，与贵省之路相连。因见西边跑马派有六省之多，以至人嘈马塞，拥挤不开；又见贵省马路只派一省，十分从容。是以各人欲在南边跑马。因被你等拦阻，故此争论起来，至有冲撞。现在敝省各举子仍旧不服，心尚不忿，皆说均系朝廷马路，何以广东一省独占南边一路，而我等数省只得西边一路，难道皇恩亦分厚薄乎？弟见他们如此不平，迫得以言安慰住他，特来一会众人先生，讨个人情。彼此皆系求取功名，况系朝廷地

方，何妨暂借我们跑马，亦觉感领殊恩。”宋成恩闻言答道：“老兄可谓善于和事矣！虽然如此说来，唯是其中缘故，兄尚一概不知，无怪乎欲争我们马路也。”白安福连忙说道：“宋兄何必多言与他细辩，且四边马路，均有标红写于某省字样。岂有不见南路写了广东之标红乎？他们不过假意求情，来下说词，实则欲争马路。切勿顺情受其愚弄，以免后悔也。况奉旨派定，谁敢更移！各位兄台回去，对众人说知，叫他们切勿生妄想之心，欲在南边跑马，恐防惹祸烧身。除非广东众举子被山东打服时，让路亦未知。以今日而论，若有那个不肯，尽管叫他到来会我。待我俾些厉害与他，方可心服。”汝槐等七人齐声说道：“我等明知众人草莽，故此特来说情。以敝省众人而计，非止二三人不服，所来会试各武举，俱有忿色，皆欲与列位在飞龙阁比较武艺高下。弟恐有伤和气，是以劝阻，不使前来。今既不能用情，任从诸公主意就是。弟等就此告辞。”即时起身出门，分别而去不提。且言宋成恩就对白安福说道：“适才你对他说了硬话，若不去飞龙阁比武，岂不失了威风？若果真去，恐非他们敌手，恐有战败之虞。似此进退两难，你道如何是好？”安福道：“成恩兄为甚这般怕事，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之威风？如果真来比武，待弟先去与他相斗。众位一齐相助，务要他们大败，不敢欺藐我等，正得他心悦诚服也。倘自己打败，那时再设别计报仇，方能争气耳。”是时李流芳病愈，及香山赵虎均在座中，闻白安福所言，齐声道：“福兄所算，可称万全。众人总要一心协力，守望相助，不至吃亏，乃是上乘妙策。”于是着人即往飞龙阁探听虚实。再说单汝槐等七人回到山东会馆，众武举接了问道：“兄等到广